



古文觀止卷之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時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鴞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手

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

國公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爽周公召公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喚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詐召公疑之乃作君爽○勞頭歎周公起奇絕

及觀史

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于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格

記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

○接手又義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取亦高

軾七八

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

上海直講書

之徒

先出歐陽公

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次出梅公

其後益

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樂

其所樂也

歐梅之樂只虛寫妙

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

即作詩及詞賦之類

求升斗之祿自度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欲寫其得見寫先其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

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

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

救之梅聖俞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

非左右為之先

容非親舊為之請屬

祝

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

一朝為知己

以上叙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為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

以徒貧賤

應在富貴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占地步多少

苟且僥

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

易此樂也

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

歲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

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末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結穴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側點出已盡一篇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喜之意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稂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

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其喜

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引古為證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

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

是歲之

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

縱一筆下便可既而字轉文始曲折

既而彌月不雨。民

方以為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

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

又跌一句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雨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忭於野。

慶歌忭三字易法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次記喜

而吾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犯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二舉而蕩求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一篇只是與
成廢毀二句
一寫再寫悲
歌源概使人

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
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祝

客而告之

開出

曰五日不

雨可乎

更五日也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更十日也

曰十日不雨

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

同

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

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以無雨之可憂形
出得雨之可樂

今天不遺

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

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應前示不
忘結句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襦

如

使天而雨王饑者不得以為粟

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一眼注著亭卻不
肯筆便說亭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

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
卻于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

筆亦凌
虛而起

四方之山莫高

於終南

終南山在陝
西西安府

而都邑之麗者莫近於扶風

屬附

以至近求最高

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應宜若句此凌虛之所為築也。臺方其未築也。太守

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

旅行於牆外。而其見髣髴計也。曰是必有異。叙未築臺之光使工鑿其前為

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

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叙既築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

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名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點出作記軾復

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句寄想甚遠昔者荒草野田。霜

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臺從無而有提說興成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伏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之有而無是說

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祈年橐泉皆宮名其

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九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

古文觀止卷十一凌虛臺記

是說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倍而臺於已哉

例興成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

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與

例廢毀憑吊今古

唏噓感慨欲歌泣

夫臺有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

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推進一層說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

在乎臺之存亡也

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

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樂字是一篇主意

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鋪糟啜醢

醢醢薄酒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

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蓋食飲不改其樂意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

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

指富貴利達

美惡

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

多

不起然則不樂

是謂求禍而辭福

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辭福豈

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

蓋蔽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

之外。反起然說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

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鬪，又

烏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大哀

乎？

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江杭州府，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府。

入題

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

采椽，不斲背湖

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安得超然

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

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

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起下

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

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正寫之安已往而不樂

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

伐安邱高密之木。

安邱，高密二縣名。

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

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叙完作臺事，上寫

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故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

南望馬耳常山。

一名山，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

出沒隱見，若近若遠。

庶幾有隱君子乎？

南

而其東則廬山。

即秦始皇遺宮，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

秦人盧敖，秦博士之

所從遁也。

東

西望穆陵。

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穆陵即此

然如城郭。師尚父。

太齊威公

公。

即桓公

之遺烈猶有存者。

西

北俯維水。

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即此

慨然太息思淮

陰。

韓信封淮陰侯

之功而弔其不終。

北

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超然山水之外

臺高而安深夏涼而冬溫

臺。

寫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

寫人擷賢入園蔬

取池魚。

釀。

釀娘去聲

秫。

街

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擷將取也醪酒為釀秫稷之黏者即糯也淪麤熟而

出之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

名其臺曰超然。

點臺名

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

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年號

十年秋彭城。

彭城今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南張天驥隱此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六麓山足

升高

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

先點作亭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

承寫固異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木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許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

隱居之樂耳
得心應手處
讀之最能發
人文機

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暝之間俯仰百變又從異境上
摹寫一番山

人有二鶴甚馴馴順也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

如或立於陂卑田澤障曰陂或翔於雲表暮則俟素東山而歸條向也故名

之曰放鶴亭次點名亭○二段
叙事錯落多致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

酒於斯亭而樂之落飲酒二
字作後案挹山人而告之挹酌也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
篇綱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
二爻辭言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隱幽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臯澤中
水溢出所為墳從外數至

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于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

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惠欲擊
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此禦敵乃煩吾為逐亡國周公作酒

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醢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
誥染惡猶基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
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

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

真而名後世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酣適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
向秀王戎稽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飲酒從上飲酒來嗟夫南面之君

放鶴亭記

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始於失舊註之不詳繼失於淺人之俗見千古奇勝埋沒多少坡公身歷其境

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

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遠韻筆勢瀾翻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

仍就山人作收

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

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

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歌放鶴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

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歌招鶴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

里

之口有石鐘山焉

彭蠡即鄱陽湖引本經起更典實

酈

元

酈道元注水經

以為

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

說

是說也人常疑之

人疑

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

一駁伏下簡字案

至唐

李渤

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

始妨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聞之真祭之
詳從前無數
疑案一一破
盡爽心快目

胡

音宮

北音清越

音商

枹

浮

止響騰

餘韻徐歇

枹鼓槌也

自以為得之矣

說一

說也余尤疑之

疑余

石之鏗然有聲者

所在皆是也

而此獨以鐘

名何哉

一獸伏下

元豐

神宗年號

七年六月丁丑

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齊安臨汝

名

而長子邁

將赴饒之德興尉

時公之長子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

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

所謂石鐘者

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

硃硃

然

此即李渤之故智

余固笑而不信也

仍然是疑轉下有勢

絕壁下

大石側立千尺

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

而山上栖鶻

聞人聲亦驚起

磔磔

窄

雲霄間

又有若老人欬

且笑於山

谷中者

或曰此鸛鶴也

一段點綴奇景慘澹淒其人侵毛髮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

余方心動欲還

折筆

而大聲發於水上

噌

吶

如鐘鼓不絕

舟人大恐徐而察

之則山下皆石穴罅

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

涵澹

澎湃

而為此也

一處見聞得其實

舟迴至兩山間

將入港

講

口有大石當中流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鞞

榻

之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

坎鏜

湯

聲竅坎鏜鏜
鐘鼓聲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兩處見聞
得其實

因笑謂邁曰汝識

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

亦也

無射周景王
所鑄鐘名

竅坎鏜鏜者魏獻子

之歌鐘也

魏獻子魯大夫○兩處
石聲與古鐘聲無異

古之人不余欺也

始知古人以鐘
名石為不謬

事不目見耳

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

人謂石置水中不
能鳴蓋臆斷耳

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

言之不詳

簡

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

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

破人常
疑之句

而陋者乃

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

破余尤
疑之句

余是以記之蓋欽酈

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結
出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遭
忽得此兩句是從古來聖賢遠遠想入

是皆

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用是皆二字接色
括古今聖賢多少

其生也有自來

生不
苟生

逝也有所為

不死
苟逝

故申呂自嶽降

大雅維嶽降神甫及申甫即呂也書呂刑禮記作甫刑
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申申伯也○生有自來

說為列星

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于列星○逝有所為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略証
頓住

孟子曰我善養

韓公貶於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故公之歿也是氣猶浩然獨存東坡極力推崇

文公堂詞環
調氣鼓光采
非東坡不能
為此非韓公
不能當此千
古奇觀也

吾浩然之氣

忽然提出氣字來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

粹

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張平陳良

失其智賁育

失其勇儀秦

張儀張秦

失其辨

一遇是氣則富貴智勇辨皆無所用總見浩然

是孰使之然哉

頓上起下有力

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疊四語刻畫氣字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

之常無足怪者

以上言古今聖賢發後必為神是一篇之冒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

歷唐貞觀

太宗年號

開元

明皇年號

之盛輔以房

玄齡

杜

晦

姚

崇

宋

璟

而不能救

折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

文公排異

端明天道正人心布衣而挽回世教其功尤烈

蓋三百年於此矣

得神

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而道

濟天下之溺

公原道等篇粵衍宏深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迎佛骨入禁中公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

而勇

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公宣撫眾皆危之公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四句說盡韓公一生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

應前接住下提筆再起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可以智

惟天不容偽

必以精誠感總二句

智可以欺王公

人

不可以欺豚魚

易中身家

曰信及承
魚○天

力可以得天下。

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天○四句
承上生下

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動須臾盡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

而不能為憲宗之惑。

謂貶潮州○人

能馴

鯉魚之暴。

潮州鯉魚為患公為文投水中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百里

而不能弭。

米皇甫鏐

李逢吉之譏。

憲宗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鏐忌公奏改袁州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公與李

紳文闕遂罷公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人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謂潮州立廟祀公○橫插一筆

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入○仕貶山陽貶潮州移袁州行軍潮州宣撫鎮州是不能一日在朝也○人

蓋公之所能者

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一熟便醒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收住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齊等之民

至於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記公于潮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記公于潮

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元祐

哲宗年號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

以公為師民既悅服

凡作記最要補出此一筆

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

聽其所令

民懽

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記新廟下忽作辨難文情湧起或曰公去國

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不及一年而去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

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何嘗不在潮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重蒿悽愴鬼神精氣蒸上處是悲愴使人情精神悚

然是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何嘗專在潮先前點撥妙解

妙喻元豐神宗年號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點出廟門上額潮人請書其事於石點出碑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

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手扶淵入聲雲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

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為之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之裳此言公之文章自天而成飄然乘風來帝

旁飄飄然乘高風而降自上帝之側下與濁世掃粃糠濁世粃糠喻世俗文章之陋此言公從天而降為一代詞章之宗西遊咸池略

扶桑淮南子曰出陽谷俗于咸陽拂于扶桑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公光輝發越被及草木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此言

公光被四表而為民物所知瞻仰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唐之詩士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汗流籍湜殖走且僵

張籍皇甫湜同名于時而不及公其遠汗流者言其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冲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

不能擬而望之也。○此言公之文章道德大莫能及

作書詆諆譏君王

謂佛骨表

要觀南海窺衡湘

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謂要觀南海窺

衡山歷舜九嶷

疑

弔英皇

九嶷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此言公諳潮及所經歷之

祝融先驅海若藏

南海之神曰祝融為之先海神公涉海外海道祝融為之先驅于前而海若亦率怪物以獻藏

約束蛟鱷如驅羊

謂驅鱷魚之暴○此言公之德足以感神威足以服物

鈞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曰鈞天言大鈞之天無人而上帝為之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

陽

特遣巫陽謳吟以下招文公○此言公沒仍歸帝旁

爆

薄牲雞卜羞我觴

也於餐荔丹與蕉黃

公羅池廟碑荔枝黑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祭子厚也○此言廟中陳祭之品

公不少

留我涕滂

傷公之沒

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歌詞踴躍發越直追雅頌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

委

以空疎備員講讀

特任翰林與李希哲范祖禹同進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

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

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設一確喻便可轉入宣公奏議

伏見唐宰相

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

東坡說宣公便學宣公文章風勸鼓舞激揚動人宣公時不見知于德宗庶幾今日受知于陛下與其六經請子之崇深不如